



OBJECTIVE ANALYSIS. EFFECTIVE SOLUTIONS.

蘭德公司是一家致力通過研究與分析來改善政策和決策的非營利性研究機構。

作為蘭德公司的一項公共服務，本電子文檔可在 www.rand.org 下載。

[轉至文檔](#) ▼

更多信息

請瀏覽蘭德公司網站 www.rand.org

瀏覽 [文件詳情](#)（英文）

有限電子版發行權

本文件和文中所載商標受後文通知中所提及法律的保護。本電子文檔的知識產權歸蘭德公司所有，不得用於商業用途。未經授權，嚴禁在非蘭德公司所屬網站發佈蘭德公司的電子文檔。蘭德公司的電子文檔受版權法的保護。未經許可，不得複製或以其他方式將蘭德公司的任何研究文獻用於商業用途。有關翻印和鏈接授權的信息，請查詢蘭德公司涉及 [授權許可](#) 的網頁。

台灣地位問題解決之後的美中關係

Roger Cliff, David A. Shlapak

Chinese translation (traditional characters) of *U.S.–China Relations After Resolution of Taiwan's Status*

本文專為美國空軍撰寫
已核准，可公開發行



空軍項目部

本研究報告所涉項目獲得美國空軍資助，合同編碼為：F49642-01-C-0003 和 FA7014-06-C-0001。進一步的信息可向美國空軍指揮部戰略計劃處索取。

蘭德公司是一家致力於通過研究與分析來改善政策和決策的非營利性研究機構。蘭德公司的出版物未必代表其研究客戶和贊助商的觀點。

RAND[®] 是蘭德公司的註冊商標。

版權所有 © 2012 蘭德公司

版權所有，違者必究。未經蘭德公司書面授權，此文件任何部分概不得以包括電子或機械方式在內的任何形式（包括複印、錄音或信息存儲與檢索）進行複製。

2012 年 蘭德公司出版

1776 Main Street, P.O. Box 2138, Santa Monica, CA 90407-2138

1200 South Hayes Street, Arlington, VA 22202-5050

4570 Fifth Avenue, Suite 600, Pittsburgh, PA 15213-2665

公司網址：<http://www.rand.org/>

欲定購蘭德公司文獻或獲取其他信息，請聯繫分銷服務部門：

電話：(310) 451-7002

傳真：(310) 451-6915

電子郵箱：order@rand.org

序言

本文旨在評估台灣地位問題解決之後的美中關係。相關研究存在一個認識基礎，即兩岸結束對峙局面對美中關係的影響性質和程度，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台灣問題的解決模式和方式所左右。

本文確定了各種可能解決台灣地位問題的主要途徑，並分析了可能對美中關係產生的後果。本研究目的在於幫助決策者、軍事策劃者和政策研究人員分析未來的美中關係及其對美國軍事規劃的影響。

本研究報告所涉項目獲得美國空軍總部長期計劃助理副總參謀長辦公室 (AF/XPX) 的資助。這項研究工作係屬蘭德空軍項目部戰略方針計劃下的一個 2005 財政年度項目——「美中安全關係：台灣及台灣之外」的一部分，同時也屬於空軍項目部致力於評估中國軍力增強的意義和影響的長期工作。該研究項目先前發佈的出版物包括：

- Roger Cliff, Mark Burles, Michael S. Chase, Derek Eaton, Kevin L. Pollpeter, 《闖入龍潭：中國的反介入戰略及其對美國的影響》，MG-524-AF, 2007 年
- Evan S. Medeiros, Roger Cliff, Keith Crane 和 James C. Mulvenon, 《中國國防工業的新動向》，MG-334-AF, 2005 年

- Keith Crane, Roger Cliff, Evan Medeiros, James C. Mulvenon 和 William Overholt, 《中國軍事現代化：機遇與挑戰》，MG-260-1-AF, 2005 年
- Kevin Pollpeter, 《美中安全管理：評估兩國軍事關係》，MG-143-AF, 2004 年
- Zalmay Khalilzad, David T. Orletsky, Jonathan Pollack, Kevin Pollpeter, Angel M. Rabasa, David A. Shlapak, Abram N. Shulsky, Ashley J. Tellis, 《美國與亞洲：美國新戰略和兵力態勢》，MR-1315-AF, 2001 年
- Roger Cliff, 《中國商業技術的軍事潛力》，MR-1292-AF, 2001 年
- Erica Strecker Downs, 《中國的能源安全問題》，MR 1244-AF, 2000 年
- Richard Sokolsky, Angel Rabasa 和 C. R. Neu, 《東南亞在美國對華戰略中的作用》，MR-1170-AF, 2000 年
- Abram N. Shulsky, 《威懾理論與中國的行為》，MR-1161-AF, 2000 年
- Mark Burles 和 Abram N. Shulsky, 《中國動用武力的模式：歷史和理論文獻論證》，MR-1160-AF, 2000 年
- Michael D. Swaine 和 Ashley J. Tellis, 《解讀中國大戰略：過去、現在與未來》，MR-1121-AF, 2000 年
- Daniel L. Byman 和 Roger Cliff, 《中國的軍火銷售：動機與意義》，MR-1119-AF, 1999 年
- Zalmay Khalilzad, Abram N. Shulsky, Daniel Byman, Roger Cliff, David T. Orletsky, David A. Shlapak 和 Ashley J. Tellis, 《美國與正在崛起的中國：戰略和軍事意義》，MR-1082-AF, 1999 年
- Mark Burles, 《中國對俄羅斯和中亞各國的政策》，MR-1045-AF, 1999 年

本文中的信息截止至 2006 年 9 月。

蘭德空軍項目部

蘭德空軍項目部 (PAF) 係蘭德公司的一個分部，是受美國空軍聯邦預算資助從事研究與分析活動的研發中心。空軍項目部就影響當前和未來航空航天力量的發展、運用、戰備和補給等各方面的政策選擇為美國空軍提供獨立分析。其研究活動分為四個項目：航空航天力量發展，人力、人員和訓練，資源管理，以及戰略與理論。

有關空軍項目部的其他信息，請訪問空軍項目部網站 (<http://www.rand.org/paf>)。

目錄

| | |
|---------------------|------|
| 序言 | iii |
| 圖表 | ix |
| 摘要 | xi |
| 鳴謝 | xiii |
| | |
| 第一章 | |
| 近期展望 | 1 |
| | |
| 第二章 | |
| 長期走勢 | 5 |
| 和平解決的結局 | 6 |
| 維持現狀 | 6 |
| 和平統一 | 7 |
| 和平獨立 | 9 |
| 折衷解決方案 | 10 |
| 爆發衝突，美國干預 | 11 |
| 在美國干預下動武却未解決 | 11 |
| 在美國干預下武力獨立 | 14 |
| 在美國干預下武力統一 | 15 |
| 爆發衝突，美國不干預 | 15 |
| 在美國不干預下武力統一 | 16 |
| 在美國不干預下動武却未解決 | 17 |
| 在美國不干預下武力獨立 | 17 |

第三章

觀察意見 19

參考文獻 23

圖表

圖形

- 2.1. 兩岸關係的十種可能結局 5

表格

- 3.1.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軌迹 20
- 3.2. 兩岸軍事衝突發展軌迹 20

摘要

儘管台灣地位問題及最終與大陸的關係看來不可能很快得到解決，但思考一下台灣問題的解決方式可能對美中關係造成的影響，還是有啟發意義的。大體來講，未來兩岸關係可以遵循十種不同的邏輯發展軌迹，其中四種為和平模式（參見第 6~11 頁）：

- 繼續維持現狀
- 和平統一
- 和平獨立
- 折衷解決方案

涉及大陸對台灣動武的有六種模式（參見第 11~19 頁）：

- 在美國干預下武力統一
- 在美國不干預下實現統一
- 在美國干預下武力獨立
- 在美國不干預下武力獨立
- 在美國干預下動武却未解決
- 在美國不干預下動武却未解決

縱觀以上各種模式，可以發現簡單設想台灣問題「解決」，幾乎不足以據此推測美中安全關係隨之變化的特徵。反而，解決台灣問題的不同方式和模式將會造成截然不同的後果。我們

可以推斷出下面這個看起來顯然是正確的結論：和平解決的結果——包括繼續維持現在的和平局面在內，對於美中關係是可以預期的，在總體上更有利於美中關係的發展（參見第 6~11 頁，第 20~22 頁）。

相反，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後果則較難預測——美中關係可能保持相對和睦，但也可能倒退至冷戰形式的對抗狀態，究竟如何演變取決於衝突的情況和結果。倘若結果是台灣正式獨立（而得到中國政府承認），隨後的美中關係可能會趨向合作；倘若結果是武力統一台灣，那美國與中國可能會陷入敵對的冷戰狀態（參見第 11~18 頁，第 20~22 頁）。

二十五年來，美國的政策首先是尋求確保台灣地位問題的和平解決。本項研究結果的意義在於，隨著中國軍事實力和信心的增強，北京企圖武力統一台灣的可能性提高，而為了防範中國動武，美國必須保持強大的軍力優勢，即使這樣做的難度愈來愈大。

鳴謝

作者謹此感謝項目團隊的其他成員，包括 Steve Brock、Michael Chase、John Fei、Nina Hachigian、Michael Lostumbo、Evan Medeiros、William Overholt、Toy Reid、Scot Tanner、以及 Eric Valko，感謝他們對本項研究提出的建議和見解。對於 Eric Heginbotham（蘭德公司）和 Richard Bush（布魯金斯學會）極富洞見的精闢評論，Andrew Hoehn 和 Cynthia Cook（空軍項目部）給予的支持與關懷，Sarah Harting 的參考文獻編纂和文件格式梳理工作，以及 Phyllis Gilmore 為確保清楚傳達作者的觀點所做的編輯工作，在此一併表達謝意。本報告如有任何錯誤或不足之處，一概由作者負責。

當前，美中之間最明顯也最可能導致衝突的根源，就是台灣問題。如果台灣目前未確定的地位問題一旦解決，美中之間還有什麼因素會引發衝突呢？這個問題引起各方思考。然而，台灣地位問題的解決並不一定就消除了美中之間緊張甚至是衝突的可能性。誠然，在台灣地位確定之後可能引發美中衝突的主要決定因素，也許恰恰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因此，分析台灣地位問題的解決方式以及相關事件會對往後的美中關係造成何種影響，顯得頗有意義。

在分析過程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地位問題不可能很快得到解決。一方面，中共領導人不會甘冒風險，容許台灣以和平方式正式獨立。在很大程度上，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在於領導中國恢復「世界大國」地位並扭轉中國的「世紀恥辱」（從 1839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無論台灣當年是多麼邊遠，現已經成為中國受帝國主義欺凌的有力象徵。¹ 只

¹ 據說，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 年 ~1895 年）中失敗之後，當時的實際統治者慈禧太后收到日本提出的戰勝國索賠條件，其中一條就是割讓台灣，她還不知「台灣」在哪里。

有收復台灣，國家才能再次統一，而屈辱的過去才能真正抹去。任何領導班子如果容許台灣正式獨立，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民衆眼中，都要承受喪失統治基礎的風險。² 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和聲望非常高，因此可以忽視台灣問題，而不會危及到他手中的權柄。但是，目前或未來的中國領導人或領導班子不可能會有這樣的資本。³ 這種情形在未來幾年將顯得尤其真確，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將合力鞏固後江澤民時代的統治。

同樣，台灣在近期內也不可能和平接受任何形式的統一。可以肯定，在陳水扁政府時期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因為他所屬的政黨追求台灣完全獨立。即使 2008 年選出陳水扁的繼任者是來自名義上希望兩岸最終統一的政黨之一，而且該政黨還控制著台灣的立法機構，然而要說島內有足夠的勢力支持新一屆政府的統一政策，認為政府能夠合法地跨出這一步，也是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目前，民意調查結果一致顯示，只有大約 2% 的台灣人贊成與大陸立即統一，而超過 20% 的台灣人希望台灣最終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⁴ 大體來說，台灣政界主流強烈趨向於維持現狀，然

² Cliff (1996 年)。儘管中國仍然是一黨專政，但隨著中國社會和政治制度的不斷開放，公衆輿論正在中國政治（包括對台政策）中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根據 2006 年 2 月和 3 月間我們在中國對兩岸專家開展的訪談，這一點得到印證。

³ 然而，北京與台北有可能達成某種形式的互讓互諒，允許將最終解決台灣問題的時刻表推遲到未來某個時間。請參見第二章「折衷解決方案」一節。

⁴ 台灣大陸委員會，2006 年。在接受調查時，大約 60% 的台灣成年人一致表示，他們希望無限期維持現狀或者對於希望台灣最終與大陸統一還是獨立猶豫不決。普遍認為，陳水扁是希望台灣獨立的，而他在 2004 年以過半數選票當選總統，這可能反映支持台灣獨立的民意比率實際上遠高於調查顯示的 20~25%。另一方面，

而從戰略上看，這種狀況讓華盛頓、北京和台北的領導人都感到不安。

近期內武力解決台灣的地位問題，看來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如果中國企圖通過軍事佔領或脅迫台灣統一，美國有干預的能力並可能阻止中國得逞。⁵ 最起碼，美國有可能干預這一重因素，肯定會對大陸可能採取的冒險行動構成強有力威懾。

北京不大可能在近期內通過武力統一台灣，而台灣同樣也不大可能通過與大陸爆發衝突而獲得獨立。即使中國對台動武以失敗告終，且即使台灣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獲得廣泛的承認，也不大可能最終解決台灣的地位問題；中國很可能會拒絕承認或接受台灣的獨立。反而，中國可能視台灣獨立為暫時的情形，一旦中國有足夠強大的軍事實力，情勢將會立即逆轉。

基於上述理由，至少未來四到五年內，關於台灣地位最可能的情况是：繼續維持目前這種不統不獨的和平局面。如果在此期間台海爆發軍事衝突，中國有些許機會可取得決定性勝利，因而迫使美國及其盟友（如有）決定是否要「解放」台灣。然而假設

只有小部分台灣人贊成立即統一，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為根據北京提出「一國兩制」的統一方案，台灣必須接受北京的領導。迄今為止，大陸方面的現任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未表現出絲毫的變通餘地；即使大陸方面有所變通，似乎也不足以讓大多數台灣人贊成立即統一。

⁵ 美國可能會覺察到是台灣挑起了中國的攻擊，繼而避免介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有可能在近期內通過武力統一台灣。但是，台北似乎不太可能會輕率地採取美國認為帶有明顯挑釁性質的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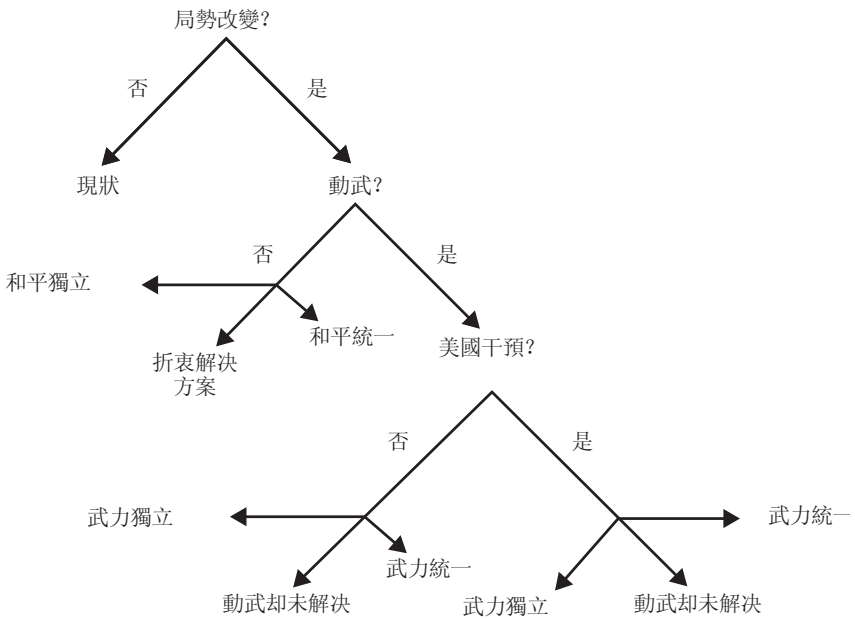
美國干預，更有可能形成的結局是，中國戰敗，北京自舔傷口却拒絕接受喪失台灣的事實。

要解決台灣的地位問題，必須要改變下列一項或多項條件：(1) 北京政權的性質；(2) 台灣海峽的軍事平衡；或(3) 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而這些條件需要較長時間（超過五年）才有可能改變。而且，即使有一項或多項條件發生變化，台灣的地位問題仍有可能得不到解決。加上近期內的兩種主要可能——保持和平但未解決或爆發軍事衝突但未解決，長期來看，台灣的地位問題在未來存在十種不同情形，本文第二章將詳細論述。

長期走勢

本章描述中國與台灣之間可能出現的十種邏輯情形（以圖 2.1 的樹形圖來演示）。如圖所示，有六種情形涉及動武；四種情形（包括繼續維持和平現狀）保持和平。在動武情況下，有三種情形

圖 2.1
兩岸關係的十種可能結局



美國會選擇積極介入台灣防衛，而另外三種情形美國則避免捲入紛爭。¹

和平解決的結局

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即台灣問題懸而不決，兩岸和平難題將無限期繼續下去。中國仍宣稱台灣是其領土的一部分，含蓄地威脅武力統一，但實際上却沒有這麼做。台灣既不接受統一也不宣佈獨立，而美國則堅持它的兩項承諾，即和平解決台灣僵局，台灣不獨立。

如果北京或台北能够在台灣地位問題上明確給出更靈活的態度，那就可以通過穩定性提案來緩和兩岸的緊張關係，比如，為了增進合作和互信、減少臆測對方會採取單邊行動改變現狀的猜疑，提出一些單邊或協商機制。例如，如果北京表示願意考慮中國大陸與台灣成為平等夥伴關係，而非現在的「一國兩制」統一方案（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台灣將成為大陸中央政府下屬的「特別行政區」），也許可以使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台灣地位問題可能會和平解決，軍事緊張關係也會隨之紓緩。另外，台北也有可能表示願意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承認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政治和文化實體，儘管這個共同體的確切性質和輪廓還有待明確。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台灣仍有可能是美中關係的一個重要問題，但可以大大降低其目前的突出地位，而兩國之間的其他問

¹ 此項分析不應被解讀為意味著兩岸付諸武力的機會占 60%，或者一旦開戰美國介入的概率為 50%。我們只是列出可能出現的各種邏輯情形。

題，諸如貿易不平衡、人權或朝鮮半島的局勢，或許會成為雙方關係的主導性問題。²

另一方面，若有迹象表明台灣地位問題的伸縮性下降，將會導致兩岸緊張關係升級。例如，倘若台灣主張獨立的政黨獲得政治體系上的全面掌控權，也就是在立法院獲得多數席位並繼續執政，或者倘若北京發出最後通牒或公佈兩岸統一的時間表，則局勢都將會惡化。

只要北京仍然威脅武力統一台灣，而台灣拒絕接受北京提出的統一方案，美國也堅守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則不管情況究竟如何，對台動武的可能性仍將是美中安全關係的主導性問題。³ 而且，從美國和台灣的角度看，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並繼續推進軍事現代化，則兩岸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將會越來越令人不安。

和平統一

雖然台灣的政治和社會趨勢看起來與和平統一的前景背離，但決不能排除和平統一這種可能性。和平統一首先最需要兩個條件：一者，台灣形成一種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國家身份認同共識；二者，大陸出現一個類似於目前台灣、日本和韓國的穩定、

² 至於北京或台北不僅提出更靈活的替代方案，而且雙方能够實際達成其中一項方案，這種情況所產生的意義，請參見「折衷解決方案」一節（第10~11頁）。

³ 美國有可能會撤回其協防台灣的安全承諾，儘管這種可能性不大。例如，倘若華盛頓認為是台灣政府蓄意挑起中國大陸的武力攻擊，則可能不會協防台灣。至於中國當真攻擊台灣而美國不介入的情形，將在下面的章節中論述。

成熟的民主政體，否則，台灣人民不會相信北京做出的任何形式的自治承諾。⁴

如果中國出現民主政體，無疑將會從本質上改變美中關係。雖然沒有一致共識，但許多分析指出，成熟的民主國家之間很少會發生戰爭。⁵ 然而，同樣也有證據顯示，那些正在向民主社會轉型的國家可能更加好戰。⁶ 因此，美國(或台灣)與正處於民主化進程的中國之間，關係可能極不穩定。在任何一個像中國這樣大體量的國家，民主轉型都可能是一項許多年才能完成的任務，甚至跨越幾代人。然而，如果能成功渡過這段轉型時期，大陸出現一個足以讓台灣自願與大陸統一的成熟穩定民主政體，那麼，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也會發生根本的改變。如同任何兩個國家的關係一樣，儘管雙方仍會存在某些緊張和猜疑，美國與民主中國實際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將比目前大大降低，尤其是在台灣問題得到解決的情況下

和平統一也可以通過締結更鬆散的政治關係來實現，例如聯邦形態，這樣台灣和大陸都享有平等地位，而且可以在任何一方的倡議下自願解散。實現這種高度象徵性的「統一」，並不一定要求大陸成為一個民主政體，而且對美中關係的影響也與下文「折衷解決方案」一節類似。

⁴ 當然，大陸的民主轉型可能解決不了台灣的地位問題。中國的民主可能是和平統一的必要條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條件。

⁵ Brown 等人(1997年)；Farber 和 Gowa(1995年)，第123~146頁；Spiro(1994年)，第50~86頁。

⁶ Mansfield 和 Snyder (2005年)。

和平獨立

如果中國的政體沒有根本性的轉變，台灣不大可能實現和平獨立，而北京也不大可能正式承認並接受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誠如上文暗示，中國政府幾乎已經正式放棄社會主義的理念，很大程度上是將其統治合法性建立在民族主義目標上：把中國發展成一個富強的現代化國家，並修復中國在貧弱的歷史時期所遭受的創傷。若然容許台灣正式獨立，將被中國共產黨內外看作是放棄這一使命。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與英國協商香港回歸時，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表示，任何中國政府若無法在 1997 年新界租約到期時收回香港，將會被迫下台。對於中共政權而言，若容許台灣獨立也會面臨同樣的命運。

然而，如果中國大陸的政權不是如此強調以恢復國家統一為其統治合法性的基礎，那麼對待台灣問題可能會更有彈性。比方說，一個成熟、穩定的民主政府，其合法性將源於人民的意志。⁷ 但是，即使是一個非民主政府，也可能會在民族主義之外找到某種統治基礎的來源。⁸

不管形式如何，一個能夠容許台灣和平獨立的中國政權，在定義上就將與當前迥然不同，而它也會以非常務實的態度處理國際事務。這樣的政權仍有可能與美國發生競爭和衝突，但只有在雙方利益糾纏不清同時中國政府預期與美國衝突後得到的實質利超過可能付出的代價，才有可能與美國發生衝突。這種衝突不

⁷ 可是，一個民主政府未必願意讓台灣獨立出去。事實上，民衆強烈的民族主義可能會使得民主政府在處理台灣問題上比現行政權還要好戰。

⁸ 或許現代化形式的儒學會捲土重來成為一種支撐性的意識形態。參見 Robertson 和 Liu (2006 年)。

大可能是純粹的意識形態差異導致的，例如中國版圖應包括哪些地理實體。

折衷解決方案

如果中國大陸沒有出現政治轉型，和平解決台灣地位問題的最好機會可能是某種介於正式獨立與正式統一之間的安排，一種可以稱為「和平的中間路線」(peaceful in-betweenness) 的狀態。台灣和美國的政治家與分析人士曾經提出一些這類方案。其中一種可能的方案是，通過協定讓台灣地位問題擱置一段時間，北京保證只要台灣節制尋求正式獨立的企圖，就不會武力進犯。雖然這種結果並非是真正或最終解決台灣的地位問題，但擱置時間可能會非常長甚至是無限期的，在此期間雙方都同意讓台灣地位問題維持現狀，直到達成一致解決方案為止。

當前的中國政權，包括新一屆的「第四代」領導人，還沒有對此類方案表現出任何興趣。但是可以想像，倘若兩岸持續的緊張關係開始危及到大陸政權的穩定，並且所付出的代價超出了打民族主義牌的價值，那麼，未來的中共領導層將會願意並且在政治上能夠接受與台灣的某種地位安排。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屆領導人從根本上改變核心政策的能力，常常讓外界觀察人士感到驚訝。因此，「折衷解決方案」也是台灣地位問題可以實際獲得和平解決的一條途徑，而並不一定需要中國政權的性質有根本性的改變。然而，若然有一個中國政權願意接受這種折衷安排，其在處理國際事務時肯定也會更加務實。⁹ 雖然美國與這樣的政權仍有

⁹ 作者謹此感謝來自布魯金斯學會的 Richard Bush 提出的這條觀察意見。

可能發生競爭和衝突，但隨著台灣問題這個導火線的消失，中國政府的新態度將會大大降低美中兩國開戰的風險。

爆發衝突，美國干預

在美國干預下動武却未解決

這種情形是指，如果中國企圖動用武力來實現統一，美國進行干預，中國被擊敗却拒絕接受台灣獨立。¹⁰ 據蘭德公司的分析發現，如果美中之間在台灣問題上爆發衝突，儘管都擁有核武器，但雙方可能會局限於使用常規武器，不大可能升級為兩國之間的一場全面戰爭。換言之，戰爭將會局限在台灣周邊地區，主要參戰國可能僅限於美國、中國和日本，而實際敵對狀態也許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就結束。然而，這場戰爭很可能導致美中之間充滿敵對的關係，在某些方面甚至類似於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中國可能會大力推進軍事能力建設，著眼於發動第二場志在必得的台灣爭奪戰。這種軍事競賽也可能伴隨著美中關係的全面惡化，雙邊貿易和投資急劇下滑甚至中斷，兩國都要求自己的盟友不要與對手合作。亞洲國家在選擇與美國交好還是與中國交好的時候，可能會備感壓力。

¹⁰ 這種情況下還可能發生這種情形：台灣正式宣佈獨立並獲美國和其他國家承認為一個獨立國家，只有北京拒絕接受台灣獨立。

然而，即使在這樣的情形下，戰後的美中關係與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相比，也會有很大不同。與蘇聯不一樣，中國與全球經濟已經緊密地融合在一起。除日本以外，亞洲的大部分國家可能都認為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很重要，這超出了對大陸對台動武的關切。他們將會頂住美國要求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選邊站隊的壓力，寧願與兩個國家都保持良好的關係。這種邏輯甚至更適用於該地區以外的國家，他們更不關心中國是否動用武力。

從中國方面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由此而增強的軍事實力，都非常依賴對外貿易和外國投資，因此，北京有充分的理由要與其他國家維持良好的關係。所以，假設針對台灣的實際敵對狀態很快就結束，除美國、台灣和日本以外，大部分國家將會很快恢復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往來。但是，中國對美國、台灣和日本的出口佔其出口總額約 40%，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約 15%，同樣，來自美國、日本和台灣的投資至少佔中國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 20%。¹¹ 這樣高比例的貿易和投資，意味著如果與美國、台灣和日本開戰並因此切斷經濟聯繫，將造成中國經濟在短期內萎縮約 15%，即使考慮到其他國家繼續維持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

¹¹ 中國國家統計局 (2005 年)，第 51 頁、第 631~634 頁、第 644~646 頁。這些百分比數字是基於 2004 年的貿易和投資統計。中國對美國、台灣和日本的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比例，是在假設中國出口到香港的大部分產品再出口到其他國家這一前提下估算得出。來自美國、日本，尤其是台灣的投資可能比所估計的要高，因為在中國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中大約有 14% 源自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順利規避台北對中國大陸投資之限制的台灣資金。

活動。這將導致中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而且，由於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對外貿易和投資推動，若缺乏來自這三個地區的貿易和投資，往後的經濟復甦和增長將會大大放緩。

嚴重損害中國經濟將會威脅到中國政府的統治，很可能迫使相關責任人下台，甚至導致政府的組織形式完全改變。新政府可能在台灣問題上更加通融，這樣美中關係或可迅速修復，關於這種情形我們將在下一小節論述。但是，新政府也可能愈發高唱民族主義，反西方傾向更甚，將對台衝突演變成真正的冷戰，使得美國及其盟友與中國及其盟友（如有）陷入對抗狀態。在這種情形下，該地區將會分化成兩個集團，一個是與中國結盟的集團，另一個則是與美國結盟的集團。這樣的冷戰將會阻礙東亞和東南亞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給美國在東亞和全球的軍力部署造成極大壓力，也會使中國建設一個現代化繁榮社會的努力遭受災難性的挫折。¹²

但是，如果中國領導層挺過台海戰爭過後的經濟危機，或者假設繼任政權也同樣重視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同時拒絕接受台灣獨立，那就毫無疑問，中國終將從與美國、台灣和日本切斷經濟聯繫的後果中恢復元氣。中國經濟以對外貿易和投資主導的模式將進行調整，以彌補（至少是部分彌補）這三個地區不再參與的影響，而後中國將會重拾穩健的經濟增長，儘管速度可能會慢一些。

¹² 另一種可能出現的情形是，中國將出現一個分裂或不作為的中央政府，這樣一來，中國將不會對美國構成直接威脅，但也不能就台灣問題做出具長期約束力的承諾。

與中國大陸開戰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可能會嚴重傷害台灣經濟。¹³ 而對美國和日本經濟的影響則不會太大。例如，美國對華出口佔美國出口總額約 5%，佔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不足 0.5%。¹⁴ 雖然與中國開戰繼而切斷經濟聯繫一定會影響到美國經濟，但美國經濟會迅速恢復過來，而且長期的經濟影響是可以控制的。

在美國干預下武力獨立

如果中國對台動武，美國進行干預，最終中國被擊敗，則北京也有可能會接受台灣獨立。在這種情況下，往後的美中關係無疑將會互相猜忌。然而，這個承認台灣獨立的中國政府，不一定是發起軍事衝突的同一個政府，但從根本上必須很務實，而且願意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來加強實質的國家利益。鑒於中國擁有能夠打到美國本土的核武器，美國將無法迫使北京接受投降條件。因此，即使中國大潰敗，也沒有理由接受台灣獨立，除非是要與美國修好。北京宣佈放棄對台灣的主權要求，將消除中國對美國利益的主要軍事威脅，所以在這種情形下，美國沒有理由不與中國合作，並且有很強的動機對這種舉措給予回饋。此時的美中關係很可能在許多方面都與目前情況類似，各自的行事風格都不時引起對方反感，但同時又維繫著緊密的經濟關係並在許多領域開

¹³ 除了直接影響，目前對大陸出口佔台灣出口總額約 30%，佔台灣國內生產總值超過 15%。參見國家統計局（2005 年），第 631 頁；經濟建設委員會（2004 年），第 15 頁、第 203 頁。百分比數據截止至 2003 年。

¹⁴ 國家統計局（2005 年），第 634 頁；美國人口普查局（2006 年），《收入、支出和財富：國內生產總值與州生產總值》（2006 年）。

展合作。然而，台灣問題一旦解決，將會大大降低美中雙方發生直接衝突和高度緊張的可能性。¹⁵

在美國干預下武力統一

另一個極端情況是，即使美國協防台灣，中國仍有可能成功實現武力統一。¹⁶ 雖然目前似乎不大可能出現這種結局，但隨著中國軍力相較於台灣和美國有所增強，這種可能性將會上升。

美國協防台灣若以失敗告終，將成為當代安全事務的一個轉折點，標誌著美國在亞洲軍事主導地位的終結。誠如前面章節所描述的中國若處於「動武却未解決」和「武力獨立」這兩種情形，華盛頓要麼選擇接受敗局，要麼就將這種敗局視為美中持久戰的第一場戰鬥。而這與冷戰有著某些相似之處，其嚴重後果如上文「在美國干預下動武却未解決」一節所述。然而，因為敗局會損害到美國的全球地位和影響力，在這種情形下美國的反應可能會比前面幾種情形下要激烈得多。

爆發衝突，美國不干預

前述的三種情形都假設美國會干預台灣問題。然而，不管出於什

¹⁵ 但是，這樣的中國政府也可能只是一個不穩定的臨時政府，類似於德國魏瑪政府，而後被另一個不接受台灣獨立的政權所取代。在這種情況下，局面將回到前一節所描述的「動武却未解決」情形。

¹⁶ 中國曾宣稱，「一國兩制」模式應以和平統一為前提條件。所以，在這種情形下，不一定會實施「一國兩制」模式。事實上，大陸攻占台灣可能會要求同時部署軍隊和行政官員，而這並非「一國兩制」模式下的內容。

麼原因，美國也有可能選擇不干預。¹⁷ 在這種情況下，就可能會出現另外三種結局。

在美國不干預下武力統一

料想任何類型的中國政體，不論是成熟的民主政體還是奉行擴張主義的獨裁政體，都有可能對台灣動武。如果美國選擇不干預，而中國實現武力統一，那麼華盛頓決定不干預的理由將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往後的美中關係。¹⁸

如果美國決定不協防台灣的原因是其認為台灣無端挑釁北京在先，或者有其他原因導致美台關係破裂，則中國採取行動儘管不受歡迎却可被視為是可以諒解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會導致美中關係發生根本變化。這將是一種相當少見的情形，往後的美中關係基本上取決於其他與如何解決台灣地位問題無關的因素。

但是，如果中國採取行動被認為是利用了美國的弱點或趁美國無暇顧及之時，或者美國的不干預決定在國內引起極大爭議，則可能給美中關係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若是因為沒有選擇而被迫靠邊站，白白看著中國「吞併」台灣，它可能會在激勵之下奮力改變事實，至少會重建其在亞洲的安全地位，以確保北京再也別指望利用美國的弱點渾水摸魚。誠如上

¹⁷ 可能的原因包括：認為是台灣挑起了衝突，美國或其他地方處於危機而無力應對，或者美國國內政治或外交政策考量的變化導致其撤回協防台灣的安全承諾。

¹⁸ 這種情況包括中國通過威嚇手段實現統一，即威脅要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而實際上毋須當真動武。

文「在美國干預下動武却未解決」一節所描述的情形，華盛頓與北京之間陷入冷戰可能就是整個事件過程的最好結局。同樣，如果美國不干預的決定隨後招致「誰丟了台灣」之類的責難，猶如1949年中共勝利之後引發「誰丟了中國」的爭議一樣，則可能會引起美國社會的反彈，造成美中關係惡化，嚴重程度堪比「在美國干預下武力統一」這種情形。¹⁹

在美國不干預下動武却未解決

在美國不干預下中國武力攻台不克，則美中關係受到的影響會充滿變數。任何真正企圖對台灣動武的中國政權一旦失敗，特別是無法將失敗歸咎於外力干預的時候，都不大可能長久幸存。但是，也很難預測何種類型的政權將會取而代之。繼任政權可能會與前任政權類似，主要分別只是具體掌權的領導人不同。有兩種情況，一者可能會推動中國民主化，二者可能變得更加民族主義，愈發堅定地不惜一切代價要收復台灣。因此，武力攻台不克可能會在中國催生一個全新類型的政權，給美中關係帶來深遠影響，但往後的美中關係究竟如何却無法預測。

在美國不干預下武力獨立

比「在美國干預下武力獨立」這種情形更甚的是，儘管美國不干預，中國武力攻台失敗並隨之正式承認台灣為一個獨立國家。在這種情形下，衝突後的北京政府不一定還是衝突前的政府，或者甚至不是與發動戰爭的失敗者同一類型的政府，但必然會變得徹

¹⁹ 作者謹此感謝來自布魯金斯學會的 Richard Bush 提出的這條觀察意見。

底務實。這樣的政府或許可以在國際體系的其他現實問題上做出讓步，並專注於增進中國的戰略和實質利益，而非對歷史冤仇的宣泄。尤其，如果華盛頓認為新上台的政權對武力攻台沒有多少責任，美中關係在衝突過後可能會好轉起來。

表3.1和表3.2列出了上文討論的幾種情形及其對往後美中關係的基本意義。表示3.1列出和平的情形；表3.2列出中國動武的事態發展軌迹。如表所示，雖然台灣地位問題的解決方式主要有十種，但美中關係只有大致五種截然不同的結局：

- 繼續維持當前密切的經濟聯繫和部分外交合作，但也有可能爆發戰爭
- 因為台灣自願接受與大陸(很可能演變成一個民主政體)統一，美中關係實質上成為全面的合作關係
- 美中仍舊保持互相警惕，但却維繫著密切的經濟聯繫，爆發戰爭的機率極小
- 美國與中國走向敵對關係，彼此斷絕經濟聯繫，並在台灣海峽形成軍事對抗
- 美中之間出現一場真正的冷戰，雙方不僅斷絕經濟聯繫並在台灣海峽形成軍事對抗，而且美國向其亞洲和歐洲的盟友施壓，要求他們同華盛頓一道終止與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合作

本章將回到起初提出探討的問題：台灣問題解決之後美中關係將會如何發展？

表3.1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軌迹

| 發展軌迹 | 對美中關係的意義 |
|--------|---------------------------------|
| 維持現狀 | 密切的經濟聯繫 部分外交合作 仍有可能爆發戰爭 |
| 和平統一 | 爆發戰爭的機率極小 密切的經濟聯繫 廣泛的外交合作 |
| 和平獨立 | 爆發戰爭的機率極小 密切的經濟聯繫 部分外交合作 |
| 折衷解決方案 | 爆發戰爭的機率極小 密切的經濟聯繫 部分外交合作 |

表3.2

兩岸軍事衝突發展軌迹

| 發展軌迹 | 對美中關係的意義 |
|---------------|-----------------------------------|
| 在美國干預下動武却未解決 | 在台灣海峽形成軍事對峙 斷絕經濟聯繫 幾乎沒有外交合作 |
| 在美國干預下武力統一 | 陷入敵對的冷戰狀態 美國企圖孤立中國 |
| 在美國干預下武力獨立 | 往後繼發戰爭的機率極小 密切的經濟聯繫 部分外交合作 |
| 在美國不干預下動武却未解決 | 往後的美中關係無法預測 |
| 在美國不干預下武力統一 | 往後的美中關係無法預測 |
| 在美國不干預下武力獨立 | 爆發戰爭的機率極小 密切的經濟聯繫 部分外交合作 |

通過觀察台灣地位問題得到實際解決的七種情形，可以明確美中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如表3.1所示，不出意料，幾乎所有和平解決方式都意味著，往後的美中關係將走向合作與和平。這一方面是因為美中之間最可能觸發衝突的因素已經排除，另一方面是因為台灣地位問題的和平解決也表明中國政府足夠務實或多元，願意接受台灣從屬於北京之外的方案，或者至少台灣人民不再感到這種主從關係的威脅。

如果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牽連美中關係的因素會更多，究竟如何主要取決於解決方案的具體實質。如果結局是台灣被迫接受統一，那往後的美中關係將最有可能陷入敵對的冷戰狀態。¹ 如果以武力實現統一的企圖以北京接受台灣正式獨立而告終，那往後的美中關係幾乎肯定會走向合作與和平。同樣，這不僅因為美中之間最可能觸發衝突的因素已經排除，而且也因為一個足夠務實和靈活乃至可以正式承認台灣獨立的中國政府（可能完全有別於那個發動戰爭的政府），幾乎可以肯定也會尋求與美國的良好關係。

總結本文分析得出的幾個主要結論，台灣地位問題解決之後的美中關係，可能會介於兩個成熟民主國家的密切合作與冷戰式的對抗之間。不出意料的話，如果台灣地位問題得以和平解決，不

¹ 如果在美國的軍事干預下仍被迫統一，其結局幾乎肯定是敵對的冷戰狀態。然而，如果是在美國決定不干預的情況下被迫統一，則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敵對的冷戰狀態；另一種是美中關係繼續保持目前的警惕狀態，但不至於公然敵對。究竟哪一種情況會發生，將取決於華盛頓選擇不干預的原因。

管這種解決方案的具體實質如何，幾乎可以肯定美中關係將走向合作。不那麼明顯的是，如果以武力解決台灣地位問題的企圖以台灣正式獨立而告終，往後的美中關係也可能會走向合作，因為只有根本上非常務實的中國政權才願意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然而，倘若結果是武力統一台灣，那美國與中國最可能會陷入敵對的冷戰狀態。

台灣問題如何解決將顯著影響往後美中關係的性質。但是，更為深刻的是，台灣問題如何解決以及往後美中關係的性質將主要取決於中國政府的傾向。一個務實、自信的中國政府，不但更有可能與台灣達成某種和平諒解，也更有可能與美國建立友善的關係。另一方面，一個頑固、高舉民族主義的中國政府，不但不易於解決台灣問題，也可能會與美國形成敵對關係。

二十五年來，美國的政策首先是尋求確保台灣地位問題的和平解決。本文的分析指出，這項政策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和平解決台灣地位問題對美國產生的影響幾乎完全是正面的。然而，分析也同時指出，武力統一的結果幾乎可以肯定是負面的。因此，隨著中國軍事實力和信心的增強，美國必須維持威懾能力，並且在必要的時候挫敗北京以武力實現統一的企圖。

參考文獻

Brown, Michael E.,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Cambridge,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97.

Bush, Richar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s, Washington, D.C., June, 2006

Cliff, Roger, “China’s Peaceful Unification Strategy,”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 Vol. XIII, No. 4, Winter 1996.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Taipei, Taiwan, 2004.

Farber, Henry S., and Joanne Gowa, “Politics and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X X, No. 2, Fall 1995, pp. 123–146.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Executive Yuan, Republic of China, “Unification or Independence?” statistical chart from poll on Public Opinion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Taiwan, 2006. As of January 9, 2007: <http://www.mac.gov.tw/english/english/pos/p9007e.htm>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ack Snyder,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5.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5.

Robertson, Benjamin, and Melinda Liu, “Can the Sage Save China?” *Newsweek International*, March 20, 2006.

Spiro, David E., “The Insignificance of the Liberal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IX X, No. 2, Fall 1994, pp. 50–86.

U.S. Census Bureau, “Foreign Commerce & Aid: Exports and Import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6. As of September 11, 2006: 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foreign_commerce_aid/exports_and_imports/

U.S. Census Bureau, “Income, Expenditures, & Wealth: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Gross State Product,”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6. As of September 11, 2006: 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income_expenditures_wealth/gross_domestic_product_and_gross_state_product/